



和装本

14

139

7



門 4
號 129
卷 9

雲溪友議

國史補

因話錄

劇談錄

法苑珠林

南楚新聞

宣室志

甘澤謠

金華子雜編

耳目記

瀟湘錄

玉泉子

舊聞記

撫言

記事珠

諧噱錄

義山雜纂

龍城錄

第二集六册計十八種

唐代叢書
二集

雲溪友議

唐范摅編

陸揚者、雲陽公主降都尉劉氏朝士舉為儂相內人以
陸吳音才思敏捷凡所調戲應對如流復以詩嘲之陸
亦酬和六宮大喜凡十餘篇嬪娥皆諷誦之例外別賜
宮錦十段并楞伽瓶唾盂以賞之內人詩云十二層樓
倚碧空鳳鸞相對立梧桐雙成走報監門衛莫使吳歛
人漢宮或謂內學士宋若蘭若昭姊妹所作陸酬曰粉
面仙郎選聖朝偶逢秦女學吹簫須教翡翠聞王母不

雲溪友議

二集

奈烏鳶噪鵲橋

平曾恃才傲物，多犯忌諱。僕射薛平出鎮浙西，投謁禮
遇稍薄，乃留詩以諷曰：梯山航海幾崎嶇，來謁金陵薛
大夫。髭髮豎時趨劍戟，衣冠儼處拜冰壺。誠知兩軸非
珠玉，深媿三緘郵旅途。今日楚江風正好，不須迴首望
勾吳。薛聞之，遣使追還，縻留數日。又獻紫白馬詩曰：白
馬披鬃練一團，今朝被絆欲行難。雪中放出空尋跡，月
下牽來只見鞍。向北長鳴天外遠，臨風斜蹀耳邊寒。自
知毛骨還應異，更請孫陽仔細看。薛覩詩曰：若不留絆

行軒，那得觀其毛骨。遂殊禮待之。後遊蜀，謁少保李固
言。時幕客皆名士，曾每與諸客評論，言笑終日。侍於李
側，輕忽無所畏。遂獻雪山賦云：雪山雖茲潔白之狀，疊
障攢風。夏日清寒，而無草木華茂。為人採掇，以李罕作
文章，發於專經也。李覽賦，命推出不踰旬，貢鯀鯀賦。言
此魚觸物而怒，翻身上波，爲鷓鴣所獲。奈魴鱖何。李覽
賦，笑曰：昔趙元叔之狂簡，袁彥伯之機捷，無以過焉。然
愛其文彩，投贄者無出於曾。雖有忤不至深罪，又作潼
關賦，刺中朝。此關倚太華，瞰黃河，雖來往攸同，而嘆有

異也

江西帥韋丹與東林僧靈徹忘形之契篇什唱和月四

五焉序曰徹公近以匡廬七詠見寄及吟詠之皆麗絕

於文圃也即蓮花峯石鏡虎跑泉聰明水此七詠者俾

予益發歸與之興且芳時勝侶上遊與三二道人必當

攀躋千仞之峯觀九江之波是時也飄然而去不希京

口之顧默然而遊不假東門之送天地為一朝萬物任

陶鑄夫二林翼翼松逕幽邃則何必措足於丹青馳心

於太古哉偶為思歸絕句一首以寄上人法友幸先達

其深趣焉詩云王事紛紛無暇日浮生冉冉只如雲已
為平子歸休計五老巖前必共君徹酬曰年老身閒無
外事麻衣草座亦容身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
一人

崔涯吳楚狂士也與張祐齊名每題詩於娼肆無不誦
之於衢路譽之則車馬盈門毀之則盃盤失措嘗嘲一
妓曰雖得蘇方本猶貪玳瑁皮懷胎十個月生下崑崙
兒又布袍披襖火燒毡紙補筵篔簹接絃更着一雙皮
屐子絃梯絃榻出門前又嘲李端端詩云黃昏不語不

知行鼻似烟窓耳似鐺愛把象牙梳掠鬢崑崙山上月
初生端端得詩憂心如病使院飲迴遙見二子攝屐而
行乃道傍再拜兢惕曰端端祇候三郎六郎伏望哀之
乃重贈一絕句以飾之云覓得驊騮披繡鞍善和坊裡
取端端揚州近日渾相詫一朵能行白牡丹於是富豪
之士復臻其門或戲之曰李家娘子終出墨池便登雪
嶺何爲一日之間黑白不均紅樓以爲娼樂無不畏其
嘲謔也又雜嘲二首二年不到宋家東阿母深居僻巷
中含淚向人羞不語琵琶絃斷倚屏風又日暮追來畫

閣中百年心事一宵同寒雞鼓翼紗窗外已覺恩情逐
曉風祐涯久在維揚天下晏清篇詞縱逸貴達欽憚呼
吸風生

澧州宴酒糺崔雲娘形貌瘦瘠每戲舉罰衆賓兼恃歌
聲自以爲郢人之妙李宣古當筵一詠遂至箱口詩曰
何事最堪悲雲娘只首奇瘦拳拋令急長嘴出歌遲只
見肩侵鬢惟憂骨透皮不須當戶立頭上有鍾馗
杜牧罷宣州幕經陝有酒糺肥碩而詞警牧贈詩云盤
古當時有遠孫尙令今日逞家門一車白土將泥項十

幅紅旗補破襪。瓦官寺裏逢行跡。華嶽山前見掌痕。不
須啼哭愁難嫁。待與將書問岳神。
陸巖夢桂州筵上贈胡子女詩。自道風流不可攀。那堪
蹙頰更頽頽。眼睛深似湘江水。鼻孔高於華嶽山。舞態
固難居掌上。歌聲應不遶梁間。孟陽死後欲千載。猶有
佳人覓往還。

王軒少爲詩。頗有才思。遊西小江泊舟苧蘿川。題西施
石曰。嶺上千峯秀。江邊細草春。今逢浣紗石。不見浣紗
人。俄見一女子振璫瑤扶石。笋低徊而謝曰。妾自吳宮

還。越國素衣千載無人識。當時心比金石堅。今日與君
堅不得。旣歡會。復有恨。別之辭。後蕭山郭凝素聞王軒
之遇。每過浣紗溪。日夕長吟。屢題詩於石。寂爾無之。乃
鬱怏而返。進士朱澤嘲之。聞者莫不嗤笑。凝素內恥。無
復斯遊。詩云。三春桃李本無言。苦被殘陽鳥雀喧。借問
東鄰效西子。何如凝素學王軒。

李筌郎中爲荆南節度判官。集闕外春秋十卷。旣成。自
鄙之曰。常文也。乃註黃帝陰符經。兼成大義。至禽獸之
制。在氣經年。懵然不解。忽烏衣人引理而教之。其書遂

行於世僉謂鬼谷留侯復生也筮後爲鄧州刺史常夜
占星宿而坐一夕三更東南隅忽見異氣明日呼吏於
郊市如產男女不以貧富悉取至焉過十餘輩筮視之
曰皆凡骨也重令於村落搜訪之乃得牧羊胡婦一子
李君曰此假天子也座客勸殺之筮以爲不可此胡雛
必爲國盜古亦有然殺假恐生真矣則安祿山生於南
陽異人先知之也又曰此天下之事不可卒去是以石
勒致鹿奔之兆桓元動星光之瑞王夷甫宋高祖非不
欲早害元勳永稱太平殺之不得耳梁武帝視太白之

變而下殿奔後愧於夷狄之王凡爲大盜者必有異筮
首知之而不可禳也

李博士涉嘗適九江至皖之西忽逢大盜鼓其征帆數
十人皆持兵仗闌入從者曰李博士船也其中豪首曰
若是李涉博士吾輩不須金帛但乞一詩李乃贈一絕
句豪首餞賂且厚李亦不敢却復昭斯人神情復異而
氣亦備焉因與訂淮陽佛寺之期而懷陸機之薦也李
公及至揚州遍歷諸寺遇一女子拜泣自謂宋態也宋
態者故吳興劉員外劉全白也愛姬也劉李有昔年之分因

有詩贈曰長憶雲仙至小時芙蓉頭上緝青絲當時驚
覺高唐夢惟有如今宋玉知又曰衡陽夜宴使君筵解
語花枝在眼前一從明月西沉海不見嫦娥二十年李
君嘆曰不見豪首而逢宋態成終身之幸後番禺舉子
李彙征客遊於閩越馳車至循州冒雨求宿田翁指韋
氏之莊居韋氏乃杖履迎賓年已八十餘自稱曰野人
韋思明幸獲祗承與李氏談論或文或史淹留屢夕彙
征善談而不能屈也對酒徵古今詩語韋叟吟曰長安
輕薄兒白馬黃金羈李生還吟云昨日美少年今日成

老醜叟喟然曰老其醜矣少壯所嗤李復曰白髮有前
後青山無古今叟微笑曰白髮不遠於秀才何忽於老
夫耶叟復還吟曰此翁白頭真可憐憶昔紅顏美少年
於是共論數十家歌詩次及李涉絕句主人似醋稱其
善矣彙征遂吟曰遠別秦城萬里游亂山高下入商州
關門不鎖寒江水一夜潺湲送客愁又曰華表千年一
鶴歸丹砂爲頂雪爲衣泠泠仙語人聽盡却向五雲翻
翅飛叟乃吟二篇曰因韓爲趙兩遊秦十月冰霜渡孟
津縱使雞鳴見關吏不知予也是何人又曰滕王閣上

唱伊州。二十年前向此遊。半是半非君莫問。好山長在水長流。李重詠贈豪客詩。叟愀然變色曰。老身弱齡。不肯浪遊江湖。交結奸徒。爲不平之事。及遇李涉。博士蒙束此詩。因而歛跡。李公待愚。擬陸士衡之薦戴若思。其主晉室。中心藏焉。遠隱羅浮山。經於一紀。李旣云亡。不復再遊秦楚。追惋今昔。因乃潛然。或持觴而酬。反袂而歌。云。春雨蕭蕭江上村。綠林豪客夜知聞。相逢不用相迴避。世上於今半是君。

李義琛隴西人。居於魏。自咸陽主簿拜監察。少孤貧。唐

初草創。無復生業。與再從弟義琰三從弟上德同居。事從姑。定省如親焉。武德中。俱進士。共有一驢。赴京。次潼關。大雨。投逆旅。主人鄙其貧。辭以客多。進退無所。舍徙倚門旁。有咸陽商客見而引之。同舍暗鳴。商客曰。此三人遊學者。今無所止。奈何。睹其狼狽。乃引與同寢。處數日。方晴。道開。義琛等議。驢以一醉。商客竊知。固止之。仍資以道糧。琛旣擢第。歷任咸陽。召商客與之抗禮。商客不復識。但悚懼。遜退。琛語其由。乃悟。因引升堂。後任監察。

顏真卿爲撫州刺史。邑人有楊志堅者。嗜學而居貧。鄉人未之知也。其妻以資給不充。索書求離。志堅以詩送之曰。當年立志早。從師今日翻成髮。有絲落拓自知求。事晚蹉跎甘道出身遲。金釵任意掠新髮。鸞鏡從他別畫看。此去便同行路客。相逢卽是下山時。其妻持詩詣州。請公牒以求別適。真卿判其牘曰。楊志堅早親儒教。頗有詩名。心雖暴於高科。身未霑於寸祿。愚妻觀其未遇。曾不少留。靡追冀缺之妻。贊成好事。專學買臣之婦。厭棄良人。汚辱鄉閭。傷敗風教。若無懲戒。孰遏浮囂。妻

可笞二十。任自改嫁。楊志堅秀才。餉以粟帛。仍署隨軍。四遠聞之。無不悅服。自是江表婦人無敢棄其夫者。滕倪苦心爲詩。遠之吉州謁宗人邁。邁以吾家鮮士。此弟則千里之駒也。每吟其詩曰。白髮不能容相國也。同閔客滿頭生。又題鷺鷥障子云。映水有深意見人。無懼心邁。且曰。魏文酷愛陳思之學。潘岳深褒正叔之文。貴集一家之芳。安得以宗從疎遠也。倪旣秋試。捧笈告遊。及留詩一首爲別。滕君得之。愴然曰。此生必不能與。此子再相見矣。乃祖於大阜之閣。別異常情。倪至秋深。逃

於商旄之館舍聞者莫不傷悼焉。倪詩曰：秋初江上別旌旗，故國有家淚欲垂。千里未知投足處，前程便是聽猿時。誤攻文字身空老，却返樵漁計已遲。羽翼凋零飛不得，丹青無路接瑤池。

李羣玉既解天祿之任而歸岑陽，經二妃廟題詩三首。曰：小孤洲北浦雲邊，二女明粧尙儼然。野廟向江春寂寂，古碑無字草芊芊。東風近墓吹芳芷，落日深山哭杜鵑。猶似含顰望巡狩，九疑如黛隔湘川。又曰：黃陵廟前莎草春，黃陵女兒茜袂新。輕舟小楫唱歌去，水遠山長

愁殺人後。又題曰：黃陵廟前春已空，子規滴血啼松風。不知精爽落何處，疑是行雲秋色中。李自以第二篇春容便到秋色，踟躕欲改之，乃有二女郎見曰：兒是娥皇女英也。二年後當與郎君爲雲雨之遊。李乃志其所陳，俄而影滅遂禮其神像而去。重涉湖嶺，至於海陽太守段成式，素與李爲詩酒之友，具述此事。段因戲之曰：不知足下是虞舜之薛陽侯也。翠玉題詩後二年，乃逝於洪州。段乃爲詩哭之曰：酒裏詩中三十年，縱橫唐突世喧喧。明時不作稱衡死，傲盡公卿歸九泉。又曰：曾話黃

陵事今爲白日催老無兒女累誰哭到泉臺

慎氏北陵度亭儒家之女也三史嚴灌夫因游覽遂結姻好同載歸靳春經十餘年無嗣息灌夫乃拾其過而出之令歸二浙慎氏慨然登舟親戚臨流相送妻乃爲詩以別灌夫灌夫覽詩悽感遂爲夫婦如初慎氏詩曰當時心事已相關雨散雲飛一餉間便是孤帆從此去不堪重上墜夫山

濠梁人南楚材者旅遊陳穎歲久穎守慕其儀範將欲以子妻之楚材家有妻以愛知於穎牧忽不思義而輒

諾之遂遣家僕歸取琴書似無返舊之心或謂求道青城訪僧衡嶽不復留心於名宦也其妻薛媛善書畫妙屬文亦微知其意乃對鏡圖其形并詩四韻以寄之楚材得妻真及詩甚慙遽有雋不疑之讓夫婦遂偕老焉里語曰當時婦棄夫今日夫棄婦若不逞丹青空房應獨自薛媛寫真寄夫詩曰欲下丹青筆先拈寶鏡端已經顏索寞漸覺鬢凋殘淚眼描將易愁腸寫出難恐君渾忘却時展畫圖看

牛僧孺北舉之秋每爲同袍所忽常投贖於補闕劉禹

錫對客展卷飛筆塗竄其文且曰必先輩期至矣雖拜
謝囁囁終爲怏怏歷三十餘歲劉轉汝州僧孺鎮漢南
枉道駐旌信宿酒酣直筆以詩喻之劉承詩意才悟往
年改牛文卷因戒子咸佐承雍等曰吾立成人之志豈
料爲非况漢南尙書高識遠量罕有其比昔主父偃家
爲公孫宏所夷稽叔夜身死鍾會之口是以魏武戒其
子曰吾大忿怒小過失慎勿學焉汝輩修進守中爲上
也僧孺詩云粉署爲郎四十春向來名輩更無人休論
世上升沈事且鬪樽前見在身珠玉會應成咳唾山川

猶覺露精神莫嫌恃酒輕言語會把文章謁後塵禹錫
詩云昔年曾忝漢朝臣晚歲空餘老病身初見相如成
賦日後爲丞相掃門人追思往事咨嗟久幸喜清光語
笑頻猶有當時舊冠劍待公三日拂埃塵牛吟和詩前
意稍解曰三日之事何敢當焉宰相三朝上以升降百司於是移宴
竟夕方整前驅

登州賈者馬行餘轉海擬取崑山路適桐廬時遇西風
吹到新羅新羅國君聞行餘申國而至接以賓禮乃曰
吾雖蠻夷之邦歲有習儒者舉於天闕登第榮歸吾必

少雁水連巴蜀豈無魚陶得詩愧赧方有狐首之恩後
爲簡州牧自比之謝宣城柳吳興也賓至則折挫之闈
者亦怠投贄者希得見忽有馮道明下第請謁云與員
外故舊聞者以道明言啟之及引進陶呵曰與君昧平
生何方相識道明曰誦員外詩仰員外德詩集中日得
見何乃隔平生也遂吟曰立當青草人先見行近白蓮
魚未知又曰江聲秋入寺雨氣夜侵樓又曰閉門客到
常疑病滿院花開不似貧陶聞吟欣然待道明如曩昔
之交君子以雍君矜持而好媼馮子匪藝而求知其兩

違之

章孝標元和十三年下第時輩多爲詩以刺主司獨章
爲歸燕詩留獻侍郎庾承宣承宣得詩展轉吟諷誠恨
遺才仍候秋期必當薦引庾與重典禮闈章孝標來年
擢第羣議以爲二十八字而致大科則名路可遵遞相
龔礪也詩曰舊壘危巢泥已落今年故向社前歸連雲
大廈無棲處更望誰家門戶飛

浙東李褒聞婺女婁干寶呂元芳二人有異術發使召
之既到李公便令止從事廳從事問曰府主八座更作

何官元芳對曰適見尙書但前浙東觀察使恐無別拜
干寶所述亦爾從事默然罷問及再見李公公曰僕他
日何如二術士曰稽山聳翠湖柳垂陰尙書畫鷁百艘
正堪遊觀昔人所謂人生一世若輕塵之著草何論異
日之榮悴榮悴定分莫敢面陳因問幕下諸公元芳曰
崔副使芻言李推官正範器度相似但作省郎止於郡
守團練李判官服古自此大醉不過數場何論官矣觀
察判官任轂止於小諫不換朱衣楊損支使評事雖骨
體清瘦幕中諸賓福壽皆不如盧判官纁雖卽狀貌光

澤若比團練李判官在世日月稍久壽亦不如副使與
楊李二人祿秩區分矣二術士所言咸未之信默以證
焉是後李服古不過五日而逝誠大醉不過數場也李
尙書及諸從事驗其所說敬之如神時羅郎中紹權赴
任明州竇宏餘少卿常之子也赴台州李公於席上問台明
二使君如何莫干寶曰竇使君必當再醉望海亭羅使
君此去便應求道四明山不遊塵世矣後竇少卿罷郡
再之府庭羅郎中破於海島故以學道爲名知其不還
也李尙書歸義興未幾物故是無他拜盧纁巡官校理

明年逝於宛陵使幕比李服古官稍久矣爲少年也任
穀判官纔爲補闕休官歸圃田是不至朱紫也崔芻言
郎中止於吳與邵李範郎中止於九江二公皆自南宮
出爲名郡是乃祿秩相參獨楊損尙書三十年來兩爲
給事再任京尹防禦三峯青州節度使年逾耳順官歷
藩垣浙東同院諸公福壽悉不如也皆依婁呂二生所
說焉杜勝給事在杭州之日問于寶已爲宰相之事何
如曰筮得震卦有聲而無形也當此之時或陰人所譖
也若傾大鎮必憂悒成疾可以修禳之後杜公爲度支

侍郎有直上之望草麻待宣府吏已上於杜公門構板
屋將布沙堤忽有東門驃騎奏以小疵而承旨以請仲
侍郎拜相杜出鎮天平憂悒不樂去其失望也乃嘆曰
金華婁山人之言果應矣欲令招于寶元芳人曰婁呂
二生孤雲野鶴不知棲宿何處杜尙書尋亦終於鄆州
鍾離侑少詹昔歲閑居東越覩斯異術每求之二生不
可得也

列子終於鄭今墓在郊藪謂賢者之跡而或禁其樵採
焉里有胡生者家貧少爲洗鏡鍍釘之業遇甘果名茶

美醜輒祭於御寇之權似求聰慧而思學道歷稔忽夢一人刀割其腹開以一卷之書置於心腑及覺而吟咏之意皆綺美之詞所得不由於師友也既成卷軸尙不棄於猥賤之業真隱者之風遠近號釘鉸太守名流皆仰矚之而門多長者之有遺賂必見拒也或持茗酒而來則忻然接奉其文畧說數篇喜園田韓少府見訪云忽聞梅福來相訪笑著荷衣出草堂兒童不慣見車馬爭入蘆花深處藏又觀鄭州崔郎中諸妓繡樣云日暮堂前花葉嬌爭拈小筆上牀描繡成安向春園裡引得

黃鶯上柳條江際小兒垂釣云蓬頭稚子學垂綸側坐蒼苔草映身路人借問遙招手恐畏魚驚不應人

中書舍人盧渥應舉之歲偶臨御溝見一紅葉命僕舉來葉上有一絕句置於巾箱或呈於同志及宣宗既省宮人初下詔許從百官司吏獨不許貢舉人渥後亦一任范陽獨獲所退宮人宮人覩紅葉而吁嘆久之曰當時偶隨流不謂即君收藏巾篋驗其書跡無不訝焉詩曰流水何太急深宮盡日閔殷勤謝紅葉好去到人間憲宗朝以北狄侵邊大臣奏議古者和親有五利而無

千金之費帝曰比聞有一卿能爲詩而姓氏稍僻是誰宰相對曰恐是包子虛冷朝陽皆不是也帝遂吟曰山上青松陌上塵雲泥豈合得相親世路盡嫌良馬瘦唯君不棄臥龍貧千金未必能移姓一諾從來許殺身莫道書生無感激寸心還是報恩人侍臣對曰此是戎昱詩也京兆尹李巖擬以女嫁昱令其改姓昱固辭焉帝悅由朕文記得咏史一篇此人若在便與朗州刺史武陵桃源足稱詩人之興咏聖旨如此稠疊士林之榮焉其詠史詩云漢家青史上計拙是和親社稷依明主安

危托婦人豈能將玉貌便擬靜胡塵地下千年骨誰爲輔佐臣帝笑曰魏絳之功何其懦也大臣公卿遂息和戎之論

王建初爲渭南縣尉值內官王樞密者盡宗人之分然彼我不均復懷輕誇之色忽因過飲語及桓靈信任中官起黨網興廢之事樞密深憾其譏詰曰吾弟所有官詞天下皆誦於口禁掖深遂何以知之建不能對故元稹以常有宮詞詔令隱其文朝廷以爲孔光不言溫樹者慎之至也及王建將被奏劾因爲詩以讓之乃脫其

禍也建詩曰先朝行坐鎮相隨今上春宮見長時脫下御衣偏得著進來龍馬每交騎常承密旨歸家少獨奏邊情出殿遲不是當家頻向說九重爭遣外人知

白居易有妓樊素善歌小蠻善舞嘗爲詩曰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年既高邁而小蠻方豐艷因作楊柳詞以托意曰一樹春風萬萬枝嫩於金色軟於絲永豐坊裡東南角盡日無人屬阿誰及宣宗朝國樂唱是詞上問誰詞永豐在何處左右具以對遂因東使命取永豐柳兩枝植於禁中白感上知其名且好尙風雅又爲詩

一章其末句云定知此後天文裡柳宿光中添兩星後除蘇州刺史自峽沿流赴郡時柿歸縣繁知一聞居易過巫山先於神女祠粉壁大署之曰蘇州刺史今才子行到巫山必有詩爲報高唐神女道安排雲雨候清詞居易視題處暢然邀知一至曰歷陽劉郎中禹錫三年理白帝欲作一詩於此怯而不爲罷郡經過悉去千餘詩但留四章而已此四章者乃古今之絕唱也而人造次不合爲之沈佺期詩曰巫山高不極合沓狀奇新閭谷疑風雨幽崖若鬼神月明三峽曙潮滿九江春爲問

陽臺客應知入夢人。王無競詩曰：神女向高唐，巫山下
夕陽徘徊作行雨。婉孌逐荆王。電影江前落，雷聲峽外
長。雲霧無處所，臺館曉蒼蒼。李端詩曰：巫山十二重，皆
在碧空中。迴合雲藏日，霏微雨帶風。猿聲寒渡水，樹色
暮連空。愁向高唐去，千秋見楚宮。皇甫冉詩曰：巫峽見
巴東，迢迢出半空。雲藏神女館，雨到楚王宮。朝暮潮聲
落，兼暉樹色同。清猿不可聽，偏在九秋中。白居易吟四
篇詩，與繁生同濟，而竟不爲。

白居易初爲杭州刺史，令訪牡丹花，獨開元寺僧惠澄

近於京師得之，始植於庭，闢園甚密，他處未之有也。時
春景方深，惠澄設油幕覆其上，牡丹自此東越分而種
之。宋曾徐凝自富春來，不知而先題詩曰：此花南地知
難種，慚愧僧閒用意栽。海燕解憐頻睥睨，胡蜂未識更
徘徊。虛生芍藥徒勞妬，羞殺玫瑰不敢開。唯有數苞紅
幙在，含芳只待舍人來。白華到寺看花，乃命酒同醉而
歸。時張祐榜舟而至，甚若誕誕。然張徐二生未之習，隱
各希首薦焉。白曰：二君論文若廉白之鬪，鼠穴勝負在
於一戰也。遂試長劔倚天外賦，餘霞散成綺詩，試訖解

送以疑爲元祐次之張曰祐詩有地勢遙尊岳河流側讓關多士以陳後主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此徒有前名矣又祐題金山寺詩曰樹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雖基母潛云塔影掛青漢鐘聲和白雲此句未爲佳也白又以祐宮詞四句之中皆數對何足奇乎然非徐生云今古長如白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祐嘆曰榮辱糾紛亦何常也遂行歌而邁凝亦鼓枻而歸自是二生終身偃仰不隨鄉試矣先是李林宗杜牧與白輦下較之其言元白詩體舛雜而爲清苦者見嗤因茲有恨白爲

河南尹李爲河南令道上相遇尹乃乘馬令則肩輿似垂趨事之禮李嘗謂白爲嘯嗚翁聞者皆笑樂天之名稍減矣白曰李直木林宗字也吾之獬豸也其鋒不可當後杜牧守秋浦與張祐爲詩酒之交酷吟祐宮詞亦知錢塘之歲白有非祐之論常不平之乃爲詩二首以高之曰誰人得似張公子千首詩輕萬戶侯又云如何故國三千里虛唱歌詞滿六宮張詩曰故國三千里深宮二十年一聲河滿子雙淚落君前此爲祐得意之詩也李杜已下盛言其美者欲以苟異於白而曲成於張也故

牧又著論言近有元白者喜爲淫言媒語鼓扇浮囂吾
恨方在下位未能以法治之斯亦敷佐於祐耳
麻姑山谷之秀草木多奇有鄧先客至延康四五代爲
國道師而錫紫服洎死自京歸葬是山云是屍解也然
悉爲邱隴松柏相望詞人經過必當興詠幾千首矣忽
有一少年偶題一絕不言姓氏但云天嶠遊人耳後來
觀其所刺無復爲文且鄧氏之名因斯稍滅矣詩曰鶴
老芝田雞在籠上清那與俗塵同既言白日昇仙去何
事人間有殞宮

真娘者吳國之佳人也北於錢塘蘇小小死葬吳宮之
側行客感其華麗競爲詩題於墓樹櫛比鱗臻有舉子
譚錫者吳門之秀士也因書一絕後之來者視其題處
稍息筆矣詩曰武邱山下塚纍纍松柏蕭條盡可悲何
事世人偏重色真娘墓上獨題詩

朱慶餘遇水部郎中張籍知音索慶餘新舊篇什數通
吟改只留二十六章籍置於懷抱而推贊之時人以籍
重名無不繕錄諷詠遂登科第初慶餘尙爲謙退作閨
意一篇以獻張曰洞房昨夜停紅燭待曉堂前拜舅姑

粧罷低聲問夫婿。畫眉深淺入時無。籍酬之曰。越女新
粧出鏡心。自知明艷更沉吟。齊統未是人間貴。一曲菱
歌敵萬金。由是朱之詩名流於四海內矣。

宣宗朝。前進士陳玠等三人。應博士宏詞所司考定名
第。及詩賦論。上於延英殿。詔中書舍人李藩等問曰。凡
考試之中。重用字如何。藩對曰。賦忌偏枯庸雜。論失褒
貶。是非詩則緣題落韻。緣題如白雲起。封中詩。元封中
白雲起是也。其間重用文字。乃是庶幾。亦非有常例也。
又曰。孰詩重用字。對曰。錢起湘靈鼓瑟詩云。善撫雲和

瑟。常聞帝子靈。馮夷空自舞。楚客不堪聽。苦調淒金石。
清音入杳冥。蒼梧來怨慕。白芷動芳馨。流水傳湘浦。悲
風過洞庭。曲終人不見。江工數峯青。中有二不字。上曰。
錢起雖重用字。他詩似不及起。雖謝眺洞庭張樂地。瀟
湘帝子遊。雲去蒼梧遠。水還江漢流之篇。無以比也。其
宏詞詩重用字者。登科起詩便付史選。

武宗朝宰相李回。舊名躔。累舉未捷。常之洛橋。有二術
士。一能筮。一能龜。乃先訪筮者曰。某欲改名。赴舉如之
何。筮者曰。改名甚善。不改終不成事也。又訪龜者。鄒生

生曰君子此行慎勿易名名將遠布矣然則成遂之後二十年終當改名今則已應元象異時方測余言將行又戒之曰郎君必策榮名後當重任接誘後來勿以白衣爲隙他年爲深費矣長慶二年李及第至武宗登極與上同名始改爲回從辛丑至庚申二十年矣乃曰筮短龜長鄒生之言中矣李公旣爲丞郎魏謩爲給事因省會謂回曰昔求府解侍郎爲試官送二百二人獨小生不蒙一解今日還來金章豆諸公之列也合坐皆驚此說欲其遜容回曰如今脫却紫衫稱魏秀才僕爲試官依前不送

公公何以得舊事相讓也回尋秉獨坐之權三臺肅畏而升相府後三五年魏亦由同州入相而回果被貶謫跋涉江湖喟然嘆曰洛橋先生之誠吾自取尤耳然亦命之所牽也

張延賞累代台鉉每宴賓客選子婿莫有入意者其妻苗氏夫人太宰苗晉卿之女也夫人有鑑甚別英銳特選韋臯秀才曰此人之貴無以比儔旣以女妻之不二三歲以韋郎性度高廓不拘小節張公稍悔之至不齒禮一門婢僕漸見輕怠惟苗氏待之常厚其於衆多視

之愧少而不能制遏也。張氏垂涕而言曰：韋郎七尺之軀，學兼文武，豈有沉滯兒家，為尊卑見誚，良時勝景，何忍虛擲乎？韋乃辭去東遊，妻罄粧奩贈送，延賞喜其往也。盡以七馱物贈之，臯每之一驛，則附遞一馱而還，行經七驛，所送之物盡歸之矣。其所有者，清河氏所贈粧奩及布囊書策而已。延賞莫之測也。後權隴右軍事，會德宗行幸奉天，西面之功，獨居其上，聖駕旋復之日，自金吾持節西川，以代延賞，乃改易姓名，以韋作韓，以臯作黼，莫敢言之也。至天迴驛，上皇旋駕，因以為名。去府城三十里。

有人特報延賞曰：替相公者，金吾韋臯將軍，非韓黼也。苗夫人曰：若是韋臯，必韋郎也。延賞笑曰：天下同姓名者，何限？彼韋生應已委棄溝渠，豈敢乘吾位乎？婦女之言不足云爾。初有巫咎姬者，每述禍祟，其言多中，常云：增皆以其言為妖妄，不復再召。苗夫人又曰：韋郎比雖貧賤，氣凌霄漢，每以相公所談，未嘗一言屈媚，因而見尤，成事立功，必此人也。來早入州，方知不悞。延賞憂惕，莫敢瞻視，曰：吾不識人，西門而出，凡是舊時婢僕，曾無禮於臯者，悉遭棒殺，投於蜀江。獨苗氏夫人無愧於韋郎，賢乎哉，賢乎。

哉韋公奉侍外姑過於布素之時海內貴門不敢忽於
貧賤之壻所以郭圖詩曰宣父從周又適秦昔賢誰少
出風塵當時甚訝張延賞不識韋臯是貴人

初李紳赴薦常以古風求知於呂溫溫謂員外郎齊照
及弟恭曰吾觀李二十秀才之文斯人必爲卿相果如
其言詩曰春種一粒粟秋成萬顆子四海無閒田農夫
猶餓死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飧粒粒皆
辛苦

廖有方元和乙未歲下第游蜀至寶鷄西適公館忽聞

呻吟之聲潛聽而微憐也乃於閤室之內見一貧病兒
郎問其疾苦行止彊而對曰辛勤數舉未偶知音眊昧
叩頭久而復語唯以殘骸相託餘不能言擬求療救是
人俄忽而逝遂賤鬻所乘鞍馬於村家備棺瘞之恨不
知其姓字題爲金門同人臨期悽斷復爲銘曰嗟君歿
世委空囊幾度勞心翰墨場半面爲君申一慟不知何
處是家鄉後廖君自西蜀廻至東川路至靈龕驛驛將
迎歸私第及見其妻素衣再拜嗚咽情不可任徘徊設
辭有同慙親淹留半月僕馬皆飢擬熊虎之珍極賓主

之分有方不測何緣悚惕尤甚臨別其妻又悲啼贈費
繒錦一駄其價值數百千驛將曰郎君今春所葬胡絕
秀才卽某妻室之季兄也始知亡者姓字復敘平生之
吊所遺物終不納焉少婦及夫堅意拜上有方曰僕爲
男子粗察古今偶然葬一同流不可當茲厚惠遂促轡
而前驛將奔騎而送復逾一驛尙未分離廖君不顧其
物驛將執袂各恨東西物乃棄於林野鄉老以義事申
州州將以表奏朝廷文武宰僚願識有方共爲導引明
年李逢吉知舉有方及第改名游卿聲動華夷皇唐之

義士也其主驛戴克勤堂帖本道節度甄昇至於極職
克勤名義與廖君同遠矣

西川節度使韋臯少遊江夏止於姜使君之館姜氏孺
子曰荆寶已習二經雖兄呼於韋而恭事之禮如父也
荆寶有小青衣曰玉簫年纔十歲常令祇事韋兄玉簫
亦勤於奉應後二載姜使入關求官家累不行韋乃易
居止頭陀寺荆寶亦時遣玉簫往彼應奉玉簫年稍長
大因而有情時廉使陳常侍得韋季父書云姪臯久客
貴州切望發遣歸覲廉使啓緘遺以舟楫服用仍恐淹

留請不相見泊舟江瀨俾篙工促行韋昏瞑拭淚乃裁書以別荆寶荆寶頃刻與玉簫俱來既悲且喜寶命青衣往從侍之韋以違覲日久不敢俱行乃固辭之遂與言約少則五載多則七年取玉簫因留玉指環一枚并詩一首遺之既五年不至玉簫乃靜禱於鸚鵡洲又逾二年至八年春玉簫嘆曰韋家郎君一別七年是下來矣遂絕食而殞姜氏憫其節操以玉環著於中指而同殯焉後韋鎮蜀到府三日訛鞠獄囚滌其冤濫輕重之繫近三百餘人其中一輩五器所拘偷視廳事私語云

僕射是當時韋兄也乃厲聲曰僕射僕射憶姜家荆寶否韋曰深憶之曰卽某是也公曰犯何罪而重繫答曰某拜辭之後尋以明經及第再選青城縣令家人誤蕪廨舍庫牌郎等韋曰家人之犯固非已尤卽與雪冤仍歸墨綬乃奏眉州牧改下未令赴任遣人監守朱級其榮且留賓幕時屬大軍之後草創事繁凡經數月方問玉簫何在姜曰僕射維舟之夕與伊留約七載是期既逾時不至乃絕食而終因吟留贈玉環詩云黃雀啣來已數春別時留解贈佳人長江不見魚書至爲遣相思

夢入秦韋聞之一增悽歎廣修經像以報夙心且想念之懷無由再會時有祖山人者有少君之術能令逝者相親但令府公齋戒七日清夜玉簫乃至謝曰承僕射寫經造像之力旬日便當托生却後十三年再爲侍妾以謝鴻恩臨去微笑曰丈夫薄情令人生死隔矣後韋以隴右之功終德宗之代理蜀不替是故年深累遷中書令天下嚮附瀘熒歸心因作生日節鎮所賀皆貢珍奇獨東川盧八座送一歌姬未當破瓜之年亦以玉簫爲號觀之乃真姜氏之玉簫也而中指有肉環隱出不

異留別之玉環也韋曰吾乃知存歿之分一往一來玉簫之言斯可驗矣

咸陽郭氏者殷富之室也僕下且衆其間有一蒼頭名曰捧劍不事音樂嘗以望水眺雲不遵不策雖每遭鞭撻、捱終所見違一旦忽題詩一篇其主益怒詩曰青鳥銜蒲萄飛上金井欄美人恐驚去不敢捲簾看儒士聞而競觀以爲協律之詞其主稍容焉又題後堂牡丹花曰一種芳菲出後亭却輸桃李得佳名誰能爲向天人說從此移根向太清捧劍私啓眉客曰願作夷狄之鬼恥

爲世俗蒼頭。其後將竄復留詩曰。珍重郭四郎。臨行不得別。曉漏動離心。輕車言殘雪。欲出主人門。零涕暗嗚咽。萬里隔關山。一心思漢月。

開成元年秋。高錯復司貢籍。上曰。夫宗子維城。本枝百代。封爵使宜。無令廢絕。常年宗正寺解送人。恐有浮薄。以忝科名。在卿精揀藝能。勿妨賢路。其所試賦。則准常規。詩則依齊梁體格。乃試琴瑟合奏賦。霓裳羽衣曲詩。主司先進五人詩。其最佳者李肱。次則王收。日敘見賦。則又選中雪月賦也。况肱宗室德行素明。人才俱美。敢

不公心。以華聖教。乃以榜元及第。霓裳羽衣曲詩。李肱云。開元太平時。萬國賀豐歲。梨園獻舊曲。玉座流新製。鳳管遞參差。霞衣統搖曳。醜罷水殿空。輦餘春草細。蓬壺事已久。仙樂功無替。詎肯聽遺音。聖明知善繼。上覽之曰。近屬如肱者。其不忝乎。有劉安之識。可令著書。執馬。孚之正。可以爲傳。秦嬴統天下。子弟同匹夫。根本之不深固。曹問曷不非之也。

山中有葱。下必有銀。有筵。下必有金。有薑。下必有銅錫。山中有玉者。木旁枝下垂。謂之寶苗。

薛濤字宏度成都樂妓也有姿色工詩翰常辟爲女校書韋南康寵之贈詩云萬里橋邊女校書枇杷花下閉門居掃眉才子知多少管領春風總不如元微之使蜀嚴司空綬知微之之欲每遣薛往臨途決別不敢挈行泊登翰林以詩寄曰錦江膩滑蛾眉秀幻出文君與薛濤言語巧偷鸚鵡舌文章分得鳳凰毛紛紛詞客皆投筆個個公侯欲夢刀別後相思隔烟水菖蒲花發五雲高元公旣在中書論與裴晉公度子弟譔及第議出同州及廉問浙東別濤已逾十載方擬馳使往蜀取濤乃

有供優周季南季崇及妻劉採春自淮甸而來善昇陸參軍歌聲徹雲篇詠雖不及濤而容華莫之比也元公似忘薛濤而贈採春詩曰新粧巧樣畫雙蛾慢裏恆州透額羅正面偷輪光滑芴緩行輕踏皺紋靴言辭雅措風流足舉止低回秀媚多更有惱人腸斷處選詞能唱望夫歌望夫歌者卽羅噴之曲也金陵有羅噴樓乃陳後主所建採春所唱一百二十首皆當代才子所作五六七言皆司和者其詞曰不喜秦淮水生憎江上船載兒夫婿去經歲又經年借問東風不來得幾年自無枝葉分莫怨太

陽偏莫作商人婦。金釵當卜錢朝。朝江上望錯認幾人。
船。那年離別日。只道往桐廬。桐廬人不見。今得廣州書。
昨日勝今日。今年老去年。黃河清有日。白髮黑無緣。閑
向江頭採白蘋。常隨女伴賽江神。衆中不敢分明語。暗
擲金錢卜遠人。昨夜黑風寒牽船。浦裏安潮來打纜。斷
搖櫓始知難採春。一唱是曲闌婦行人。莫不連瀟且以
藁砧尙在不可奪焉。元公在浙江七年。因醉題東武亭
此亭宋武帝所造。詩曰。役役人間事。紛紛簿書功。大
壯麗天下寧比。兩衙盡留滯。七年餘。病痛梅天發。親情海岸疎。因循未

歸得。不是戀鱸魚。盧侍郎簡求戲曰。丞相雖不戀鱸魚。
乃戀誰耶。初娶京兆韋氏。字蕙叢。官未達而苦貧。繼室
河東袁氏。字柔之。二夫人俱有才思。時彥以爲佳偶。初
韋蕙叢卒。不勝其悲。爲詩悼之曰。謝家最小偏憐汝。嫁
與黔婁百事乖。顧我無衣搜盡篋。况他沽酒拔金釵。野
蔬充膳甘長藿。落葉添薪仰古槐。今日贈錢過百萬。爲
君營奠復營齋。又曰。曾經滄海難爲水。除却巫山不是
雲。復自會稽拜尚書右丞。到京未逾月。出鎮武昌。是時
中門外構緹幕。候天使送節次。忽聞宅內慟哭。使者曰。

夫人也。乃傳聞旌鉞將至，不長慟焉。袁氏曰：歲杪到家，鄉先春又赴任，寄情未半，相見所以如此。立贈柔之詩曰：窮冬到鄉國，正歲赴京華。自恨風塵異，常看遠地花。碧幢還照曜，紅粉莫咨嗟。嫁得浮雲婿，相隨却是家。袁氏柔之答曰：侯門初擁節，御苑柳絲新。不是悲殊命，惟愁別是親。黃鸞遷古木，珠履徙清塵。想到千山外，滄江正暮春。元公與袁氏琴瑟和諧，亦房帷之美也。

雲溪友議終

國史補

唐李肇撰

曲江大會，先牒教坊請奏。上御紫雲樓，垂簾觀焉。時或擬作樂，則爲之移日。故曹松詩云：追遊若遇三清樂，行從應妨一日春。勅下後，人置皮袋，例以圖障、酒器、錢絹入其中。逢花卽飲。故張籍詩云：無人不借花園宿，到處皆携酒器行。

柳芳與韋述友善，俱爲史學。述卒後，所著書未畢者，芳多續成之。

國史補

二集

于司空頔因章太尉奉聖樂亦換順聖樂以進每宴必使奏之其曲將半行綴皆伏而一人舞於中央幕客章綬笑曰何用窮兵獨舞雖詼諧亦皆有爲也頔又令女妓爲佾舞雄健壯妙號孫武順聖樂

李袞善歌於江外名動京師崔昭入朝密載而至乃邀賓客請第一部樂及京邑之名倡以爲盛會昭言有表弟請登末座令袞弊衣而出滿座喝笑之少頃命酒昭曰請表弟歌座中又笑及喉轉一聲樂人皆大驚曰是李八郎也羅拜之

韓會善歌絕妙名輩號爲四夔會爲夔頭

李舟好事常得村舍烟竹截爲笛堅如鐵石以遺李暮暮吹笛天下第一月夜泛江與同舟人吹寥亮逸發俄有客於岸呼舟請載旣至請笛而吹其爲精妙山石可裂暮平生未常見及入破呼吸盤擗應指粉碎客散不知所之舟人著記疑其蛟龍也暮常秋夜吹笛於瓜州檝載甚隘初發調羣動皆息及數奏微風颯然立至有頃舟人賈客有怨嘆悲泣之聲焉

章應物爲蘇州刺史有屬官因建中之亂得國工康崑

國史補
二集
三集
審琴瑟琵琶至是送官表進入內

趙辟彈五絃人間無其術辟曰吾之於五絃也始則神
遇之終則天隨之方吾浩然眼如耳目如鼻不知五絃
爲辟辟之爲五絃也

李陽冰善小篆自言斯翁之後耳至小生曹喜蔡邕不
足言開元中張懷瓘撰書斷陽冰張旭並不載絳州有
篆字與古不同頗爲怪異李陽冰見之寢臥其下數日
不能去驗其書是唐初不載書者名姓碑有碧落二字
時人謂之碧落碑

張旭草書得筆法後傳崔邈顏真卿旭言始吾聞公主
與擔夫爭路而得筆法之意後見公孫氏舞劍器而得
其神飲醉輒草書揮筆大叫以頭搥水墨中而書之天
下呼爲張顛醒後視以爲神異不可復得後輩言筆札
者歐虞褚薛或有異論至長史無間言

長沙僧懷素好草書自言得草聖三昧棄筆堆積埋於
山下號曰筆塚

王右丞維常至招國坊庾敬休宅見屋壁有畫奏樂圖
維熟視而笑或問其故維曰此霓裳羽衣曲第三疊第

一拍好事者集樂工驗之無一差者

白岑曾遇異人傳發背方其驗十全岑賣弄以求利後為淮南小將節度高適脇取之其方不甚効岑至九江為虎所食驛吏於囊中乃得真本太原王昇之寫以傳布

王彥伯自言醫道將行列三四竈煮藥於庭老幼塞門而請彥伯指曰熱者飲此寒者飲此風者飲此氣者飲此各負錢帛來酬無不効者

蘇州重元寺閣一角忽墜計其扶薦之力當用錢數千

賈有游僧曰不足勞人請得一夫斫木為楔可以正之寺主從焉游僧每食訖輒取楔數十執柯登閣敲椽其間未旬日閣柱悉正舊說聖善寺常貯醋十瓮恐為蛟龍所伏以致雷電

貞元中董叔儒進博局并經一卷頗有新意不行於時洛陽令崔師本又好為古文樗蒲其法三分其子三百六十限以二關人執六馬其骰五枚分上為黑下為白黑者刻二為犢白者刻二為雉擲之全黑乃為盧其彩十六二雉三黑為雉其彩十四二犢三白為犢其彩十

全白爲白其彩八四者皆彩也開爲十二塞爲十一塔
爲五禿爲四鼻爲二撇爲三六者雜彩也貴彩得連擲
得打馬得過關餘彩則否新加進六兩彩

今之博戲有長行最盛其具有局有子子黑黃各十五
擲采之骰有二其法生於握樂變於雙陸天后常夢雙
陸不勝狄梁公言宮中無子是也後人新意長行出焉
又有小雙陸圍透大點小點遊談鳳翼之名然無如長
行也監險易者喻時事焉適變通者方易象焉王公大
人頗或耽翫至於廢慶弔忘寢食及博徒用之於是強

各爭勝謂之撩零假借分畫謂之囊家囊家作一而取
謂之乞頭有通宵而戰者有破產而輸者其工者近有
譚錫崔師本首出圍碁次於長行其工者近有韋延祐
楊芑首出如彈碁之戲甚古法雖設鮮有爲之其工者
近有吉達高越首出焉

揚州舊貢江心鏡五月五日楊子江所鑄也或言無百
煉者六七十煉卽止易破難成往往有鳴者

酒名郢之富水烏程之若下滎陽之士窟香富平之石
凍春劍南之燒春河東之乾和蒲桃嶺南之靈溪博羅

宣城之九醞潯陽之湓水京城之西市脰蝦蟆陵之郎
官清河漢之三勒漿其法出波斯三勒者謂菴摩勒毘
黎勒訶黎勒

王維好釋氏故字摩詰性高致得宋之間韜川別業山
水勝絕今清涼寺是也維有詩名然好取人章句如行
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人以爲含英集中詩也漠漠水
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嘯黃鸝乃李嘉祐詩也

李翰文雖宏暢而思甚苦澁晚居陽翟從邑令皇甫曾
求音樂思酒則奏樂神全則綴文

貞元五年初置中和節御製詩朝臣奉和詔爲本賜戴
叔倫於容州天下榮之

郭曖尙昇平公主盛集文士卽席賦詩公主帷而觀之
空端中宴詩成有荀令何郎之句衆稱妙絕或謂宿構
端曰願賦一韻錢起曰請以起姓爲韻復有金埒銅山
之句曖大喜出名馬金帛爲贈是會也端擅場送丞相
王縉之鎮幽朔韓翃擅場送丞相劉晏之巡江淮錢起
擅場

韓愈好奇與客登華山絕峰度不能返發狂慟哭爲遺

書華陰令令百計取之乃下又李氏爲千牛與其儕類
登慈恩寺浮圖窮危極險躍出檻外失身而墜賴腰帶
掛釘久而未落同登者驚倒檻中不能復起院僧遙望
急呼一寺悉出以救之乃連衣爲繩久之取下經宿而
蘇

崔膺性狂張建封愛其文以爲客隨建封行營夜中大
叫驚軍軍士皆怒欲食其肉建封藏之明日置宴監軍
曰某有與尙書約彼此不得相違建封曰唯監軍曰某
有請請崔膺建封曰如約逡巡建封又曰某亦有請郊

請崔膺座中皆大笑後乃得免

李實爲司農卿促責官租蕭祐居喪輸不及期實怒召
至租車亦至故得不罪會有賜與當爲謝狀秉筆者方
有故實急乃曰召衣齊衰者祐至亦爲草狀實大喜延
英薦之德宗令問喪期屈指以待及釋服之明日自處
士拜拾遺祐有文章善書好鼓琴拔擢乃偶然耳
韓愈引致後輩爲舉科第多有投書請益者時人謂之
韓門弟子後官高不復爲也

天寶之亂元結自汝瀆大率鄰里南投襄漢保全者千

餘家乃舉義師宛葉之間有嬰城捍寇之力結天寶中
師中行子始在商於之山稱元子逃難入猗玗之山稱
猗玗子或稱浪士漁者呼爲鰲叟酒徒呼爲漫叟及爲
官呼爲漫郎

宋沈爲太樂令知音近代無比太常久忘徵音調沈考
鍾律得之

張相宏靖夜會名家觀鄭宥調二琴至切各置一榻動
宮則宮懸動角則角應稍不切乃不應有師董廷蘭尤
善况聲祝聲

陸亮公象先爲同州刺史有家僮遇參軍不下馬參軍
欲賈其事鞭背見血曰血吏犯公請去亮公從容謂之
曰奴見官人不下馬打也得不打也得官人打了去也
得不去也得參軍不測而退

魚朝恩於國子監高坐講易盡言鼎卦以挫元載王縉
是日百官皆在縉不堪其辱載怡然朝恩退曰怒者常
情笑者不可測也

熊執易通於易義德宗四年侍郎李紘試易簡知險阻
論執易端坐剖析傾動場中一舉而捷

或有客譏朱濟曰白袍子何紛紛濟曰爲朱袍紫袍紛紛耳

崔元翰爲楊炎所引欲拜補闕懇曰願舉進士由此獨步場中然不曉程試先求題目爲地崔教知之旭日都堂始開教盛氣白主司曰若出白雪起封中題教請退主司爲其所中卒愕然換之是歲二崔俱就

貞元十一年駙馬王士平與義陽公主反目蔡南史獨孤中叔播爲樂曲號義陽子有團雪散雪之歌德宗問之怒欲廢科舉後但流斥南史而止

太原王氏四姓得之爲美故呼爲鈿鏤王家喻銀質而金飾也

李積酒泉公義琰姪孫門戶第一而有清名常以爵位不如族望官至司封郎中懷州刺史與人書札惟稱隴西李積也

初李嶠與李迥秀同在廟堂奉詔爲兄弟又西祖王璋與信安王禕同產故趙郡隴西二族昭穆不定一會之中或孫爲祖或祖爲孫

張說好求山東婚姻當時皆惡之及後與張氏親者乃

國史補
爲申明四姓鄭氏不離滎陽又崗頭盧澤底李士門崔
皆爲鼎耳

楊氏自陽震號關西孔子葬於潼關亭至今七百餘年
子孫猶在闔鄉故宅天下一家而已

自開元二十年吏部置南院始懸長名以定留放時李
林甫知選寧王私謁林甫曰就中乞一人林甫責之於
是榜云據其書判自合得留緣屬寧王且放冬集

裴遵慶罷相知選朝廷優其年德令就第注官自宣平
坊榜引士子以及東西兩街市人以爲盛事

長慶初吏部尙書李絳議置郎官十人分判南曹吏人
不便旬日出爲東都留守自是選曹成狀常速畢

李建爲吏部郎中常曰方今秀茂皆在進士使僕得志
當令登第之歲集於吏部使尉繫縣旣罷後集稍尉望
縣旣罷乃尉畿縣而升於朝大凡中人三十歲成名四
十歲乃至清列遲速爲宜旣登第遂食祿旣食祿必登
朝誰不欲也無淹翔以守常限無紛競以來奔提下曹
得其循舉上位得其更歷就而言之其利甚溥議者多
之

凡拜相禮絕班行府縣載沙填路自私第至於子城東街名曰沙堤有服假或問疾百僚就第有司設幕排班元日冬至立仗大官皆備珂傘列燭有五六百炬謂之火城宰相火城將至則皆撲滅以避宰相判四方之事有都堂處分有司有堂帖下次押名曰花押黃敕既下小異同曰黃帖宰相呼爲堂老初百官早朝必立馬建福望仙門外宰相則於光宅車坊以避風雨元和初始置待漏院

凡中書門下並於西省上以便禮儀五品以上宰相送

上乃並卿參

長慶初穆宗以刑法爲重每大獄有司斷罪又令給事中中書舍人參酌出入之百司呼爲參酌院

陽城居夏縣拜諫議大夫鄭錮居閩鄉拜拾遺李周南居曲江拜校書郎時人以爲轉遠轉高轉近轉卑

兩省相呼爲閣老尙書丞郎相呼爲曹長員外郎御史拾遺相呼爲院長上可兼下下不可兼上侍御史相呼爲端公

李晟平朱泚之亂德宗覽收城露布曰臣已肅清宮禁

國史補
祇謁寢園鐘旋不移廟貌如故上感涕失聲左右六宮
皆嗚咽露布乃于公異之辭也議者以朝廷捷書露布
無如此者公異後為陸贄所忌誣以家行不謹賜孝經
一卷故坎珂而終

貞元中度支欲取兩京道中槐樹為薪更栽小樹先下
符牒華陰華陰尉張造判牒曰召伯所憩尚不剪除先
皇舊遊豈宜斬伐乃止

呂元膺為鄆岳團練夜登城女牆已鎖守者曰軍法夜
不開乃告之曰中丞自登守者又曰夜中不辨是非中

丞亦不可元膺乃歸及明擢為大職

裴旻為龍華軍使守北平北平多虎旻善射常一日斃
三十有一旻而於山下四顧自矜有老父至曰此皆彪
也似虎而非將軍若遇真虎無能為也旻曰真虎安在
老父曰自此而北三十里徃徃有之旻躍而徃次叢薄
中果有一虎騰出狀小而勢猛據地一吼山石震裂旻
馬辟易弓矢皆墜始不得免自此慙懼不復射虎

德宗幸梁洋惟御騅馬號曰望雲騅駕還餉以一品料
暇日牽而視之必長鳴四顧若感恩之狀後老死飛龍

廐中貴戚盡爲圖

梨園弟子有胡雛善吹笛、尤承恩、常犯洛陽令崔隱甫、已而走入禁中、元宗非時托以他事召隱甫對、胡雛在側指曰、就卿乞此得否、隱甫對曰、陛下此言是輕臣而重樂人也、臣請休官再拜而去、元宗遽曰、朕與卿戲也、遂令曳出、至門外立杖殺之、俄而復赦釋、已死矣、乃賜隱甫絹百匹。

朱泚既亂、裴佖與衣冠數人佯爲奴、求出城、佖貌寢白、出稱甘草門兵曰、此數子必非人奴、如甘草不疑也。

韋臯在西川、凡軍士將吏有婚嫁、則以熟錦衣給其夫、氏以銀泥花給其女、氏各給錢一萬、死喪稱是、訓練稱是、內附者高贍之、遠遊者將迎之、極其賦歛、坐有餘力、以故軍府盛而黎甿重困、及晚年爲月進、終致劉闢之亂、天下譏之。

馬燧之子暢、以第中大杏餽竇文場、文場以進德宗、德宗未嘗見、頗怪暢、令中使就封杏樹、暢懼、進宅廢爲奉誠園、屋木皆拆入內。

德宗非時召吳琚爲京兆尹、便令赴上、奏疾驅、諸客至

府已列筵矣。或問曰：何速？吏曰：兩市日有祀席，故三百人饌常可立辦。

袁修之破袁晃擒其僞公卿數十人，州縣大具桎梏，謂必生至闕。下修曰：此惡百姓，何足煩人？乃遣笞繫逐之。于頔方熾於襄陽，朝廷以大闢薛尚延監其軍，尚衍至頔，初不厚待，尚衍晏如也。後旬日請出遊，及暮歸，第帷幕茵毯什器一以新矣。又列犢車五十乘，實以綵綾，尚衍領之，亦不言頔嘆曰：是何祥也。

高暹爲中書舍人，九年家無制草。或問曰：前輩皆有制集焚之，何也？答曰：王言不可存於私家。

江西有驛官，以幹事自任。白刺史驛已埋，請一闕之，乃徃。初一室爲酒庫，諸醢畢熟，其外畫神，問曰：何也？曰：杜康。刺史曰：功有餘也。又一室曰：茶庫，諸茗畢貯，復有神，問何也？曰：陸鴻漸。刺史益喜。又一室曰：菹庫，諸茹畢脩，復有神，問何神也？曰：蔡伯喈。刺史大笑曰：君誤矣。王仲舒爲郎官，與馬逢友善，每賁逢曰：貧不可堪，何不求碑誌相救。逢曰：適見誰家走馬呼醫，吾可待也。越僧之微，得蓮花漏於廬山，傳之江西觀察使韋丹，初

惠遠以山中不知更漏乃取銅葉製器狀如蓮花置盆水上底孔漏水半之則沉每晝夜十二沉爲行道之節雖冬夏短長雲陰月黑無所差也

進士唐衢有文學老而無成善哭每發一聲音調哀切遇人事有可傷者衢輒哭之間者涕泣嘗遊太原遇享軍酒酣乃哭滿座不樂主人爲之罷宴

猩猩好酒與屐人欲取者置二物以誘之猩猩始見必大嘗云誘我也乃絕走而去之去而復至稍稍相勸頃盡醉其足皆絆或圖而贊之曰爾形惟猿爾面惟人言

不亦面智不喻身淮陰佐漢李斯相秦曷若箕山高臥養真

劍南人之乎獯獯者得一果然其數十果然可得何哉果然有傷其類者聚族悲啼雖殺之不去此禽獸之狀而人心也樂羊張仞願史牟則人之狀而禽獸心也虔州刺史李舟與妹書曰釋迦生中國設教如周孔周孔生西方設教如釋迦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登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識者以爲知言

貞元中楊氏穆氏弟兄人物氣概不相上下或云楊氏

兄弟賓客皆同穆氏弟兄賓客皆殊以此優劣穆氏弟兄四人贊贊員賞時人謂贊俗而有格為酪質美而多仁為蘇員為醜醜賞為乳腐

高定真公郢之子為易合八出以畫八卦上圓下方八則為重轉則為演七轉而六十四卦六甲八節倫焉著外傳二十二篇定小字董二時人多以小字稱初年七歲讀尚書至湯誓問父曰奈何以臣伐君答曰應天順人又問曰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豈是順人父不能答

或問釋浮生曰為政難易曰簡則易又問儒釋同否曰直則同

順宗風瘳不能言大子未立牛美人有異志上乃召學士鄭絪於小殿令草立儲宮德音網擲管不請而書立嫡以長四字跪而呈上順宗深然之乃定

杜佑鎮淮南進崔淑清詩百篇德宗謂使者此惡詩焉用進時人呼為准救惡詩

韋涉有疾房尚書珪使子弟問之延入卧內行步悉藉茵毯房氏子韞而登階侍婢皆笑之舉朝以為韋氏貴

國朝

盛房氏清儉俱為美談

三

二集

